

書傳鹽梅落









書傳鹽梅卷第十四

多士第十六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蔡傳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考之不詳以為成周既

成遷殷頑民謬矣詳見本篇題

篇首蔡傳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

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

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於洛之時成周末作其後王與

周公患四方之遠鑿三監之叛于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

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

鹽梅黃文蓮輯

周書

多士

黃文蓮

遐邇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
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
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
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佻來恣殷又曰王佻
殷乃承叙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
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卽遷于洛至
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
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
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
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讐民哉書序以爲成周旣成遷

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謹考呂氏祖謙云
旣成而後遷則室廬有秩疆場有經至者莫不忘勞旣遷而
後告則天命之公王澤之厚聽者莫不興起周公洛邑之政
其次第固如此今案蔡氏依吳氏說以書序爲謬竊意洛邑
未成則未有室廬未有疆場如何可遷呂氏之說自優蔡氏
以召誥攻位之庶殷爲已遷洛之民謂受都去洛四百里安
得舍近而役遠其實洛在殷畿千里之內其地爲殷地其民
卽爲殷庶所役者居洛之殷民非遷洛之殷民也愚于召誥
庶殷不作注曾辨之矣成周末作不曾遷民書序未爲全謬
又攷王氏栢謂多方當在前多士當在後多方曰告爾四國

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士曰昔朕來
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此可以知其先後也此論極精其
所定錯簡亦甚的詳篇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
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
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蘇傳弋取也

蔡傳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
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
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弗弔未詳意其爲歎憫之辭當時

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論之也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弋鳥之弋言有心于取之也謹考呂氏祖謙云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所從言者不同而至公至明之理非有二也林氏之竒云言小國亦如大誥言興我小邦周蓋謙辭也今案蔡氏以弗弔作句故曰未詳詩云不弔昊天竊疑不弔二字應連旻天作句蓋言不爲旻天所弔也旻天亦不必主肅殺言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可証矣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蘇傳固讀如推亡固存之固信哉天之固治而不固亂也不固亂所以輔我我豈敢求之哉

蔡傳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蘇傳秉持也帝旣不畀殷矣則民皆持爲此說曰天將降威於殷矣

蔡傳言天命之所不與則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秉爲則

蔡傳言天命之所不與卽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秉爲卽
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
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彜此言秉爲者彜以理言
爲以用言也謹考孔傳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
我皆是天明德可興之效陸氏德明云爲于僞反王氏充耘
云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意蓋上文言不畀殷
而畀我恐殷民不信以爲周公托天以自神耳天豈嘗諄諄
然命之乎但民心之所向背卽天意之所予奪也今案孔傳
讀爲作去聲蔡傳讀作平聲似宜從蔡依文講解蔡傳較優
于蘇而王氏更融會傳疏之意

我聞曰上帝引逸

蘇傳引去也放逸者則天命去之也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蘇傳夏之先王不徃從放逸之樂故上帝格嚮之

弗克庸帝大滂泆有辭

蘇傳此桀也滂泆且有辭飾非也

惟時天罔念聞

蘇傳雖有飾非之辭帝不聽也

蔡傳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豐豐而不能已斯則上帝

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于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于安
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
嚮于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泆雖有矯
誣之辭而天罔念閭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
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謹考孔傳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
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今案孔傳訓逸爲
逸樂有夏爲有夏桀蔡傳從之詞意頗貫串蘇氏作放逸解
便多曲折當依蔡傳

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蘇傳甸治也

蔡傳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
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覆以夏商
爲言者蓋夏之亡卽殷之亡湯之興卽武王之興也商民觀
是亦可以自反矣謹案俊民甸四方是言商王惟聽用德觀
下文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故周公特著此
語以見商所簡拔使有位者皆俊民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
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
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
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

辭于罰

蘇傳言天不畀紂使不明于德凡大小邦爲紂所刑喪者皆有辭于罰不暇也

蔡傳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揆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于天道况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于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凡四方大小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况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謹考黃氏度云天之不畏不明厥德也夫豈獨殷凡四方大

小邦國喪無非不明厥德有辭于罰者姚氏舜牧云王罰必

聲罪致討故云罔非有辭于罰**今案**凡四方小大邦喪二句

蔡依孔傳較優于蘇而黃氏尤熨貼愚謂四方小大邦似指

四國非是廣言天意又案殷王罔敢失帝所謂失帝者卽弗

克庸帝之意也配天是配天命罔不配天四字宜絕作句澤

與孟子君子之澤同其澤二字似應連下在今二字讀言其

餘韻流風至今猶在後嗣王則罔知聽念耳伊尹稱太甲爲

今嗣王稱桀爲其後嗣王此處稱紂亦但當云後嗣王而已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蘇傳言我周文王武王皆繼行大事

蘇傳言我周文王武王皆繼行大事而禋郊命其以夏歷
蔡傳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亂
略是也謹考葉氏夢得云此言黜殷本天意今案丕靈孔氏
訓為大神不及蔡傳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蘇傳將有割殷之事必先告正于天而後行曰將有大正于
商是也

蔡傳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勅正之事于
帝也謹考林氏之奇云惟天以割殷之命命我周王故周王
以勅命而告于天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蘇傳我有事于四方曷嘗有再舉而後定者乎故曰惟我事不貳適貳適再往也惟于伐殷則觀政而歸已而再往是我先王不忍滅商之意也故曰惟爾王家我適不申言貳適者因前之辭也

蔡傳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于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于周乎謹案蔡傳原本呂氏而蘇傳較優第不當專就武王言牧野之師一適也殺武庚而黜殷命此是貳適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蘇傳今三監叛予惟曰此汝大無法非予爾動變起于爾邑予亦念天命不可不征卽于其首亂罪大者而誅之謂殺武庚管叔也肆不正者言其餘不盡繩治也

蔡傳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爲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旣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謹案惟爾洪無度指武庚言蘇蔡皆指三監似未可從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當從蔡傳肆不正蘇傳較優董氏琮云肆當作肆赦之肆下

文有率肆矜爾則此當言赦其罪而不正治其餘黨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蘇傳洛邑在殷西南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蘇傳既遷于洛乃安居無後命矣

蔡傳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

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

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謹考孔疏從殷適

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也呂氏祖謙云無違者戒頑民不

可違天命也我畏天命故于遷洛之事不敢有後雖欲少從

容而不可得爾體此意而無我怨也謹案朕不敢有後呂氏

容而不可得爾體此意而無我怨也謹案朕不敢有後呂氏
之鮮優于蘇蔡惟天命不可違故我不敢緩于遷無我怨者
無以我爲不康而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蘇傳言湯之革夏其故事皆在典冊爾所知也

蔡傳卽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有典籍載殷
革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于今乎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蘇傳夏臣之有道者湯皆選用爲近臣在王庭其可以任事
者則爲百僚而今不然以爲怨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蘇傳我知用德而已爾乃與三監叛我豈敢求爾于商邑而用之乎

予惟率肆矜爾

蘇傳循湯故事而矜赦汝則可

蔡傳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啟迺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于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于洛者以冀率德

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于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
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
用得乎謹考鄭氏康成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陳氏
大猷云迪簡王庭職之大者有服百僚職之小者聽用德聽
察其有德者而用之今案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蔡傳本于
傳疏而蘇傳爲優黃氏度謂紂時沈酗亂德草竊姦宄舍匿
罪辜脅權相滅往事姑已紂亡又奉武庚爲亂又何德之可
稱乎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蘇傳東征誅三監及奄遷四國民于遠當此時爾協比以事我宗臣多遜不違也

蔡傳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謹案移爾遐逝此事臣我宗多遜孔疏但云移徙汝居于遠令汝遠于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爲順道冀汝相教爲善永不爲惡也亦不依孔傳遷洛之說以移爾遐逝爲遷洛者孔傳始之吳氏昌言之而蔡傳篤信之愚嘗反覆前後

經文而有以知其不然也上文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始告以

經文而有以知其不然也上文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始告以
所遷之方向下文朕作大邑于茲洛乃申告以所遷之地名
導之以天命無違而諭之以無我怨則豈非至是始遷乎此
言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卽述多方之誥也多方
篇首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
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此誥四國之
民非商邑之士也竊意誅三監及奄時有俘至鎬京者故于
宗周作誥而曰臣我宗多遜茲因遷商王士于洛覆述前事
所謂予惟時命有申也多士多方原非一事並時與地亦不
同特以此篇文有悞贅于多方篇末者先儒多混而一之書

序之謬不在成周既成句而在遷殷頑民句篇內言士不言民蔡氏于篇首言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似亦致疑于遷民之說矣王氏栢釐正錯簡亦止言其前後失序而未嘗析言四國之民與商邑之士以及宗國洛邑之不同猶未足以釋學者之疑也臣我宗多遜臣我多遜意義各別宗謂宗周蔡從孔傳較蘇氏爲優考地理今釋奄國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境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也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蘇傳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爾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

諸侯至而無所容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居故也

蔡傳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謹考金氏履祥云鎬京遠在西徧四方道里不均無所于賓貢所以作大邑于茲洛亦惟爾多士

其服奔走之役焉其習禮遜之風焉今案予惟時命有申蓋言昔以之命多方者今以之命多士也吳氏于臣我宗多遜臣我多遜二句未能別白故說多支離

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

蘇傳幹事也止居也

蔡傳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于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謹考呂氏祖謙云爾乃尙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尙庶幾安寧各幹其所止無起覬覦之望

此蓋受之以業也馬氏森云土謂田詩幹者純藝管作之計

此蓋受之以業也馬氏森云土謂田疇幹者純藝營作之計止者室廬居處之利也今案孔傳謂以反所生誘之固非然謂商民之遷已舊亦牽強呂氏分田受業之說自優第幹止不當申講故兼採馬氏說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蘇傳汝能敬天安居汝子其有興者非遷洛何從得之般人之怨不在王庭百僚故成王以此答其意也

蔡傳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

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保矣邑四井爲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爲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蘇傳王言爾子孫當有興者殷人喜而記之異日王告之曰及爾子孫之顯是時我當復言之于爾所居信其言以大慰之也非一日之言故以又曰別之

蔡傳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爲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

意謹考王氏栢云多方首至乃惟爾自速辜已上皆稱多方

至此亦是結語自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此下皆稱多士則知此二段是多士後錯簡在此多士曰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方後段曰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資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此又知是一篇前後相應也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多方後段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故末後結語曰不克敬子和無我怨此又知兩段相連總結于此結有王曰之下有缺文正宜聯多方嗚呼猷一段又

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當聯多方後又曰結語庶幾血脈貫
通文勢明白今案此篇後段錯雜于多士之末遂使四國民
無別于商王士又有爾乃自時洛邑句于是乎多士之告亦
爲遷洛之文竟似王來自奄民使遷洛吳氏遷民而後作誥
之說實從此起王氏釐正錯簡其有功于經不小也其所考
定自首至爾小子興從爾遷悉如原文今自王曰嗚呼猷告
爾有方多士以下至于合兩篇結語爲一段及其所注每節
大旨並錄于後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
祀越惟有胥伯大小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

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

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

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

尙永力畋爾田天惟昇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

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此一節是告遷洛多士及尹民之官爾能和其頑氏我豈不大用爾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

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

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此一節言爾苟不能信我前命我則遠遷爾于他去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此是再三反覆結前語誥戒之

謹案王氏以兩結文合而爲一非是愚謂我不惟多誥恰是

多士結詞至多方篇乃惟爾自速辜之下應接王曰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似

較妥適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周公作無逸

篇首蔡傳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滛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

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賦畝艱難周里

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
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
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嘆其意
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
之依

蘇傳舊說先知農事之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爲
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爲艱難乃
所以逸樂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以生者知此則不妨農時不
奪民利不盡民力也

蔡傳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
作輟則非所謂所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
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
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
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
起于后稷四民之事莫勞于稼穡生民之功莫盛于稼穡周
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謹考呂氏祖謙云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凡人乍勤乍
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矣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
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于水鳥之于林有不可得而離

者焉今下安泰祭傳訓乃逸爲以動居逸懷氏櫟極取之愚謂不

者焉今案蔡傳訓乃逸爲以勤居逸陳氏櫟極取之愚謂不
如蘇傳之愜心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蘇傳雖農夫之子生而飽煖則不知艱難而况王乎以訓王
無忘太王王季文武之勤勞王業也

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蘇傳戲侮曰諺大言曰誕信哉周公之言也昔之人無聞知
至于今閭巷田里之民有不令子弟猶皆相師爲此言也是
蟣蝨螻蟻周公何誅焉而載于書曰以戒成王也人君欲自
恣于逸樂者必先詆媿先王戲玩老成而小人譸張爲幻者

又勸成之韓非之言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二尺采椽不斲
茅茨不除雖逆旅之况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
糲之食藜藿之羹飲土匭聚土鋤雖監門之養不嚴于是矣
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停水致之海股無版脛
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雖臣虜之
勞不烈于此矣然則天子所以貴于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
神自取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
人之所勉非賢者之所務也此其論豈不出于昔之人無聞
知也哉其言至淺陋而世主悅之故韓非一言覆秦殺二世
如反掌自漢以來學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心悅其言而

陰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誦言稱舉之故其

陰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誦言稱舉之故其學至于今猶行也予是以具論之

蔡傳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于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里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

書傳卷十四
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蘇傳中宗大戊也此書方論享國之長短故先言享國之最長者非世次也

蔡傳天命卽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自檢律其身至于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案書序大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攷矣謹攷孔傳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孔疏商自成湯以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

其王高宗時舊書卷十四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蘇傳雍和也以其久不言之故言則天下信之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蘇傳高宗武丁也

蔡傳武丁未卽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于理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于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

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于身嘉靖者和之達于政無怨者
和之著于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
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
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蘇傳祖甲太甲也

蔡傳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
之子祖庚之弟也鄭康成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
爲不義逃于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案漢孔氏以祖甲爲太
甲蓋以國語禰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爲

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

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卽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卽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卽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案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爲

祖甲而非太甲明矣謹考王氏樵云攷之經世書太甲祖甲在位皆三十三年太甲之立必蚤此雖無他証然太甲湯孫繼湯而立必在冲年以此知周公之稱三宗固以其德亦取其享年之最久者言之此太甲之所以不與也祖甲在位之年雖未及中宗高宗之久然計其壽亦不相遠矣蓋言其舊爲小人則知其卽位之晚也尤見其猷猷艱難備嘗之故今案孔傳以祖甲爲太甲王氏肅篤信之鄭君以祖甲爲帝甲始于馬氏融史遷殷本紀亦稱帝甲淫亂蓋本國語蔡氏以下文三及字爲據則祖甲信乎其爲武丁子矣商自成湯至太戊爲第六世武丁第十一世祖甲十二世蘇依孔傳故于

中宗之享國注云非世次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蘇傳康功安人之功田功農功也

蔡傳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卽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

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商猶異世也故又卽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爲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言文王于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于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謹考顧氏錫疇云卽字從功上見出孜孜以圖之必到成功處方是卽康功除殘去暴田功分田制產安民養民皆底于成故曰功

民養民皆底于成故曰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蘇傳鮮貧乏者

蔡傳徽懿皆美也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

近民于小民則懷保之于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

人垂首喪氣賚予賜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謹考朱子語類問

徽柔懿恭是一字二字曰二字柔者須徽恭者須懿柔而不

徽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柔易于暗弱徽者發揚之

意恭形于外懿則有蘊藏之意今案蘇氏訓鮮為貧乏蓋本

孔傳加惠鮮乏鰥寡之鮮愚意惠鮮二字當連讀蔡傳為優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

蘇傳言不以庶邦貢賦供私事也

蔡傳昃日昃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食之昃一食之

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

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

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爲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

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

立政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

矣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下無過取

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于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謹案文

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十五字蘇傳作一句讀

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十五字蘇傳作一句讀
最警醒只不費而已不必說到橫斂人君盤于遊田並非美
德用私事二字代之亦好

文王受命惟中身

蘇傳文王九十七而終卽位之年四十七

蔡傳受命言爲諸侯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
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

厥享國五十年

蘇傳合德之主欲其長有天下以庇民仁人之意莫急于此
此周公所以身代武王也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甚好者生

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不信者以逸欲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矣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十一而已豈可望哉飲醜食野葛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使人主不壽者五一曰色二曰酒三曰便辟嬖佞四曰臺榭遊觀五曰田獵此五者無逸之所諱也旣困其身又困其民民怨咨籲天此最害壽之大者予欲以惡衣食遠女色卑宮室罷遊田夙興勤勞以此五物者爲人主永年之藥石也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滯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

則有愆

蘇傳以百日之憂而開一日之樂疑若可許也然周公不許防其漸也曰此非所以訓民順天也言此者必有大咎

蔡傳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無與毋通皇與暹通訓法若順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

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謹考呂氏祖謙云無

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者塞其逸樂之源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于二

日或至于終身不反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違暇曰
今日耽樂當此之時既已盡失天人心下無以示民而非
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是人也可謂有莫大之愆
而非小失也謹案周公重加嗟嘆訓戒嗣王以文王爲法全
在無滯于遊田則其二字謂自今便當如是其者期之之詞
蔡傳訓則爲法訓其爲指文王便覺粘滯時人不則有愆句
解亦誤時人是人言是人則有莫大之愆耳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蘇傳酗者因酒而怒輕用兵刑也

蔡傳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爲虛位

是也謹考唐真氏德秀云紂之惡無所不有酗酒其最也人無

蔡傳酌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爲虛位

是也謹考真氏德秀云紂之惡無所不有酌酒其最也人無

智愚皆知憂勤必享國逸欲必戕生惟沉湎于酒心志昏亂

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酌酒酌酒則必

不能無逸公所以專以此申戒也謹案上文止戒觀逸遊田

而未及于酒人一沉酒諸惡叢生故公以是申戒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

胥譎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

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蘇傳譎狂也張誕也變名易寔以眩觀者曰幻古之人相與

訓戒者其言皆切近明白世之所共知者也若曰不殺爲仁

殺爲不仁薄歛乃有德厚賦爲無道此古今不刊之語先王之正刑也及小人爲幻或師申韓之學或誦六經以文姦言則曰多殺所以爲仁也厚賦所以爲德也高臺深池女色畋遊皆不害霸此理所必不然而其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多喜之此之謂幻幻能害壽以其能怨詛也

蔡傳胥相訓誡惠順也嘆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誡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狂誕爲幻也正刑正法也先王之法甚

更于民甚不便于縱侈之君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

便于民甚不便于縱侈之君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
口詛祝者怨之形于外也爲人主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
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懍懍言之謹考
孔傳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林氏之竒云違怨
者司馬侍講曰外雖迫于威刑不敢不從獨其心相違而怨
憾也詛祝者昭二十七年左傳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
胙者莫不謗令尹則是祝詛者因祭而爲之也否者言民之
不違怨則詛祝不詛祝則違怨也今案人乃訓之孔傳謂人
乃教之以非法最爲明順蔡傳乃謂人乃法則之非是故不
錄二否字玩蔡傳是不便于民之意申氏時行云是因其不

便于已而不然之謂王氏綱振云廻環對說不如此則必如此定有一邊着決不免于怨詈也王氏說蓋本林氏愚謂違怨詛祝似有輕重至于小大就變亂正刑說小不便于民則違怨之大不便于民則詛祝之矣又孔傳譎張註誑也鄙意譎張爲幻卽詛祝之意乞靈于神以加殃咎豈非誕幻此與下文不同下言人或譎張爲幻則變亂是非而已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

迺哲

蘇傳古之哲王莫不如此而專言四人此四人尤以此顯于世也

蔡傳迺留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爲智之寔迺云者所

世也
蔡傳迺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爲智之寔迺云者所謂
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
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迺哲稱之
謹案蔡傳解迺哲二字本于呂氏祖謙其義甚精然以知小
人之依爲哲尙似粘滯愚謂此句當作引起下文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
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
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蘇傳人不怨讒者而怨聽者

蔡傳詈罵言也其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反諸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綽大也叢聚也言成王于上文三宗文王迺哲之事不肯輕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綽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于怨皆叢于人君之一身亦何便于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爲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旣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胥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

如天地之于萬物一于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于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爲已怒以爲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蘇傳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咏嘆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于嗟嘆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能無深警于此哉謹案王氏天與云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崔植對曰宋璟嘗手寫尚書無逸圖以獻

勸元宗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
勤左右不復箴規以至於敗今願以爲元龜真氏曰宋璟手
寫爲圖以獻可謂有志于正君矣然爲人君者必玩而繹若
周公之在前宋璟之在後惕然自省不敢暇逸然後此圖乃
進德之助不然則視山水之繪其與幾何今案此篇言多淺
近蔡傳于篇首謂成王初政周公作是書以訓愚竊謂當是
成王冲齡踐阼周公誨之與七月之詩同時作故于稼穡艱
難尤諄諄焉又告以享國之永不永而戒觀逸戒遊田戒酒
復以違怨詛祝意終之豈非戒其所易犯而語以所易曉乎
七月之詩次于鴟鴞之前則其爲初踐阼時作無疑然無逸

七月之詩次于鴟鴞之前則其爲初踐阼時作無疑然無逸也
二字之意真于古人主龜鑑未可以言之淺近忽之此宋璟
所以手寫爲圖以獻也





限以手寫為圖以鳩也

二字之意實千古入主前幾未何以言之對或恐之世宋

書傳鹽梅卷第十五

上海黃文蓮輯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蘇傳三公論道左右相任事周公召公以師保爲左右相

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蘇傳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方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晏然不自疑當時大臣亦莫之疑者何獨召公也今已復子明辟召公復何疑乎然則何爲不悅也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故伊尹旣復政則告歸而周公不歸此召公所以不悅也然則周公何以不歸也察成王之德未可以舍而去

也周公齊百官以輔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教于王者此其德豈能離輔而弗反也哉故召公之不悅爲周公謀也人臣之常道也而周公之不歸爲周謀也宗臣之深憂也召公豈獨欲周公之歸哉蓋亦欲因復辟之初而退老于厥邑特以周公未歸故不敢也何以知之此書非獨周公自言其當留亦多留召公語以此知召公欲去也

蔡傳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啟之也謹考孔疏成王卽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悅周公陳已意以告召公史

敘其事作君薨之篇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己留在王朝之

叙其事作君奭之篇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悅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悅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悅哉以周公留任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有說爾陳氏櫟云書中略不見召公不悅之意諸說揣摹以序之陋啟之今案孔疏刻意斡旋終不得要領辨見篇首 篇首蔡傳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爲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

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
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常攝王政今復在
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
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
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
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熟
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謹考金氏履祥云此篇皇王大
紀繫于成王元年蓋成王幼冲周公與召公共秉政而召公
辭周公勉而留之今案書序本不可信然如此篇以舊說多
陋歸咎于序則予又以爲過書序但言相成王爲左右召公

不悅而已未嘗言不悅周公也竊意周召同受顧命成王幼

不悅而已未嘗言不悅周公也竊意周召同受顧命成王幼
冲或有失德如篇內所云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者故
召公有所不悅也周公則言是在我二人盡心以輔導之此
君奭之所爲作也蘓氏之說蔡氏取之愚又以爲成王親政
周公卽往治洛未嘗在王朝此篇蓋作于攝政時未可泥于
書篇前後之次第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
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棊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
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
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蘇傳周公昔嘗告召公曰天其將使周室永孚于休歟抑將終出于不祥歟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答曰是在我而已我若能祇上帝命不敢荒寧則天永孚于休若其弗念我天威及使我民無所尤違則將終出于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爲此耳故舉其昔言以喻之

蔡傳君者尊之之稱爽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旣下喪亡于殷殷旣失天命我有周旣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于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于不祥乎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

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于我民無尤怨違背之時也天命民

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于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謹案蔡傳依文講解較優于蘇至弗弔二字朱子謂只當作去聲讀愚意此言弗弔天降喪于殷與多士篇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文法相同字義亦非有別蘇傳訓越爲及較優于蔡玩後文天越民三字可見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蘇傳此皆罪成王之言在察也遏絕也佚失也經歷歷年長久言我察成王之德大未能事天地遏絕放失前人之光明蓋生于深宮之中不知天命不易我若去之其將弗永年矣

周公蓋以丕視功載知其如此

蔡傳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

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

而不知乎天命不易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

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

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

人之明德謹案此節句解諸傳各異在家不知孔傳謂我老

在家則不得知蔡傳從其解而稍變其文弗克經歷孔傳謂

不能經久歷遠似卽墜命意蘇傳依之竊意大弗克恭上下

是就當日言不是翻然求去而使之弗克恭也在家不知宜

依蘇傳連下讀方順弗克經歷卽從此生出是言其生于深

依蘇傳連下讀方順弗克經歷卽從此生出是言其生于深宮之中未能閱天下義理以繼嗣前人也

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迺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蘇傳冲子之不正吾亦安能正之哉獨示之以前人光明之德使不習于下流其為正也亦大矣

蔡傳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且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耀而付于冲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謹考黃氏度云尙惟導迺前人光輝施于我冲子成王使有所觀法而已今案孔傳取上文嗣前人恭明德六

字剋于此節之上則非克有正四字謙詞便難安頓蘇傳截此六字于上節蔡傳依之自優施于我冲子孔疏言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黃氏謂使有所觀法蓋本疏意較蔡傳明晰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蘇傳天命不常所以輔成王之道惟以延武王之德使天下不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蔡傳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謹考黃氏度云凡又曰皆史

官節略之文也鄒氏公寧云我道不可指周公自說亦不必

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謹考黃氏度云凡又日皆史

官節略之文也鄒氏公寧云我道不可指周公自說亦不必
兼指召公要看得活今案又曰二字鄭氏康成謂周公稱人
之言固似未的呂氏祖謙謂九分章皆更端又曰則紀其語
之既終復續形容議論之起伏并與精神而寫之者也亦未
免穿鑿蔡傳作申上文言蓋本王氏肅重言天不可信意思
謂黃氏說優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
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蘇傳卽伊尹也

蔡傳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卽伊尹也見

說命謹考金氏履祥云此承上章卽商爲証吳氏澄云保衡以其保護王躬而天下之事皆取平焉故曰保衡蓋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蘇傳湯初克夏欲遷夏社作臣扈之篇湯享國十三年又七年而太甲立太甲享國三十二年又更四帝乃至太戊而臣扈猶在豈非壽百餘歲哉

蔡傳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謹考孔疏孔子咸父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

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同名或兩字一誤也案

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同名或兩字一誤也案
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

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蘇傳賢亦巫咸之子孫

蔡傳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謹考孔傳

賢咸子巫氏疏云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為巫知巫
為氏也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蘇傳殷有賢聖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
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

傳說豈傳說不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蔡傳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

蓋勉召公匹休于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

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

徧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

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

矣巫咸止言其又王家者咸之爲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

有愧于二臣也亡書有咸又四篇其又王家之實歟巫賢甘

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于巫咸也謹考王氏安石云不言

傳說而言甘盤者蓋始廸高宗成其德者甘盤也以書考之

高宗命說固已大過人矣此甘盤之力也今案湯未受命先

高宗命說固已大過人矣此甘盤之力也今案湯未受命先得伊尹至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皆累代舊臣傳說乃武丁所舉非先朝耆舊此周公所以未之及也金氏履祥謂周公歷數諸賢特以發明嗣守之初必有世德受托之臣以釋召公之疑說者不考其時故不得其所言之意此論甚確呂氏又謂巫咸與伊陟臣扈並時有優劣之異其辭不得而同若巫賢甘盤各著聲烈于一朝無所疑混固不必銖而較之也蔡傳獨以巫賢甘盤爲必又次于巫咸恐亦未免臆說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蘇傳陳久也陟升遐也言此諸臣爲政不久則不能保又有

殷且使其王升遐則配天致殷有天下多歷年所此周公所以久留之意也

蔡傳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謹案陳作陳列蔡依孔傳自穩蘇傳訓久似失之鑿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蘇傳此明主賢臣爲政既久則天乃爲純佑者是命商之百族大姓及王臣之微者實皆秉德明恤以至于小臣藩屏侯

甸者皆得其人况于奔走執事之臣皆以此道此德舉用乂

甸者皆得其人况于奔走執事之臣皆以此道此德舉用又厥辟以上下同德故有事於四方則民信之若著龜然此又周公久留之意也

蔡傳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耆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謹考申氏時行云天惟純佑命本六

言傳 卷一 五
九
臣輔君格天來命卽眷商之命純佑者一成不變有隆勿替
之謂商實摠內外得人看正所以純佑之也不作推由說王
氏樵云惟德稱孔疏以舉賢爲說言其又能推賢讓能以人
事君如此也亦一說

公曰君爽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蘇傳天壽此中宗高宗祖甲和平至道之王使保乂有殷此
五王者皆能繼天滅威滅威者除害也

蔡傳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
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
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

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謹案天壽平格保乂有殷

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謹案天壽平格保乂有殷
二句蔡傳就伊尹六臣說甚是有殷嗣天滅威句蔡依孔傳
以有殷嗣爲殷紂旣係添設亦似牽強蘇傳作繼天除害極
優玩經文連用有殷二字上有殷是言六臣保乂之功下有
殷則言五王得六臣保乂之力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蘇傳汝若憂思深長則天命乃可堅固汝其念有以濟明我
邦者

蔡傳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爲周家永久之念則
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

俱顯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蘇傳寧王武王也天降割喪文王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天命

也

蔡傳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

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也謹考王氏栢云此篇亦有差誤處

如曰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禮記乃曰昔在上帝周由

觀文王之德蓋各有得失當曰昔在上帝割周申勸寧王之

德此處未說到武王割周者言羨里之厄也細玩之可見今

案孔傳卽以寧王爲文王因下文緊接惟文王三字也若依

蔡傳則此篇但說武王矣夏氏撰謂天勸文王又勸武王故

蔡傳則此節但說武王矣夏氏僕謂天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亦是有意斡旋王氏從蘇傳而小變其文可備一解惟金氏履祥云割申勸傳記引此作厥亂勸又作周由觀案周字似害割從害而多刀聲亦近似當作害音曷何也言上帝何爲而申勸武王之德集天命于其身哉惟文王能修和諸夏亦惟有號叔等五臣助之往來導達德化又能純一佑助秉持其德實知天命之可畏乃惟時昭明文王廸導其德見冒于民升聞于天惟時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號叔死矣而四人尙在祿位後及武王共伐商受又昭武王之德冒于天下而天下頌之此上帝所以申勸武王而集大命也愚謂金

氏訂正一割字便覺氣勢異常靈動若依此解諸說可廢

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

蘇傳諸夏也

亦惟有若號叔

蘇傳王季子文王弟

蔡傳號叔文王弟謹考孔疏僖五年左傳云號仲號叔王季

之穆也是號叔爲文王之弟號國名叔字地理今釋漢書地

理志有三號北號在大陽

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有大陽故城

東號在滎陽

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

西號在雍州韋昭云西號號叔之後在鎬京畿

內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有號縣故城

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蘇傳五人皆賢臣有道德者不及太公望者太公專治兵事
功臣非周公所法也

蔡傳閔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燮
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號叔等五臣爲之輔也康誥言一

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卽文王修和之實也謹考王

氏應麟云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

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爲氏金氏履祥云或

謂太公歷相文武世德之臣莫重焉此言四人而不及太公

何也蓋太公其時尙在也聖賢之意錄死勉生相期于無窮

其不生頌太公之意蓋如此今案金氏之說較優于蘇

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彞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蘇傳此五人者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友也故曰文王

若不能與此五人者往來使以常道教文王則無德以降于

國人也

蔡傳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于五臣故又

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導

廸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

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謹案無能往來茲廸彞教二傳大同

小異而蔡傳較穩

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

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蘇傳：廸見者，以道顯也。冒聞，以德被天下聞也。

蔡傳：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旣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爲廸，爨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啟廸其德，使著見于上，覆冒于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謹考：陳氏櫟云：此言以文王之聖，猶不可無五臣之助也。今案：廸見，冒聞，蔡傳逐字疏解，雖本孔傳，似不及蘇氏

之簡明

武王惟茲四人

蘇傳號叔亡矣

尚廸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

冒丕單稱德

蘇傳凡周德之所被及者其民盡稱誦武王也

蔡傳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幾廸有天祿其後暨

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

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

稱德惟武王爲然于文王言命于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

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謹考陳氏樂云此言以武王之聖

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謹考陳氏櫟云此言以武王之聖
猶不可無四臣之助也杜氏偉云昭武王與上昭文王一般
惟冒雖說武王之德覆冒天下却要本四臣能使他如此不
單稱德者沐其覆冒之德而稱頌之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
無我責

蘇傳游大川者必濟而後已今予與汝奭同濟小子其可以
中流而止乎

蔡傳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
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

也成王幼冲雖已卽位與未卽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謹考王氏充耘云其者期必之辭未敢以爲決然也言若游大川獨力豈能濟與汝召公同往庶幾其有濟乎今案小子同未在位句蘇傳未經解釋依蔡傳成王幼冲云云則此篇作于攝政時信矣誕無我責孔傳汝大無非責我留亦強爲之解此處當有缺文

收罔勗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蘇傳周人以鸞鷲鳴于岐山爲文王受命之符故其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我與汝奭皆文王舊臣同聞鳴鳥者也我與汝同聞見受命之符而今又同輔孺子其可以不俟王業

之大成而言去乎我當收楚留成王不勉不及之心又當留汝

之大成而言去乎我當收蓄成王不勉不及之心又當留汝
爽耆老成人以自助汝若不降意小留則是天不欲我終正
業定天命也天如不欲我終王業定天命則當時必不使我
與汝同聞鳴鳥矣况能格于皇天乎

蔡傳收罔勗不及未詳耆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耆老成人
之德不下于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况敢言進此
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鳥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
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謹考呂氏祖謙云召公若收歛退藏
罔勗勉成王之所不逮以耆老爲德高視遠引不降心而屈
留則周家之治可憂矣今案先儒解此篇多謂召公欲去并

不悅周公之留然通篇并不見去留之說惟呂氏訓此收字似可附會愚以爲終失之穿鑿從來顧命大臣未有輕言去者孔明之輔後主猶且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召公之忠蓋詎出孔明下乎竊意召公秉性嚴毅不及周公之忻忻休休故下文周公追述顧命謂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明勗偶王云云者正以解召公之不悅也收字上下當有缺文罔勗不及四字當自爲一句言無以勗成王所不及或曰收猶成也宜連上句讀誕無我責收言非專于我責其成也亦可從不降非是言降意小留蓋言無以啟廸幼主則老成之德不降于民何以上感天心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

蘇傳謀廣我意

蔡傳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謹考孔疏鄭云召公不悅略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也今案鄭君說其精但不必說到狹隘求去圈外註採呂氏說謂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槃錯

焚結欲其解紆黷闇污濁欲其茹納是皆泛言寬裕之道我
字應依蔡傳連下讀告君乃猷裕五字截句

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最
偶王在直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蘇傳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敷
其心復以命汝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最孺子如耕
之有耦也在于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
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求去

乎

蔡傳偶配也謹考金氏履祥云此章述武王顧托之命王氏

充耘云天子以身建極于上而謂三公爲民極者蓋論道經

充耘云天子以身建極于上而謂三公爲民極者蓋論道經
邦使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三公之責是亦所以爲民
極也今案孔傳于前人敷乃心句謂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
汝明勗偶王句謂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則是以日字仍
作周公言蘇傳較優故蔡傳全引之第訓偶爲配又似與蘇
傳稍異陸氏樾解偶王爲相偶輔王非與王相偶正蘇傳如
耕之有耦之意于周召同受顧命頗切然諸說終于汝明勗
三字未貫愚意所謂偶王者卽小子同未在位意言王尙幼
冲如木偶然當明以勗之其道主于誠信俾乘茲大命而已
孔傳訓乘爲行蘇傳訓乘爲載均似未的竊謂與易經六位

時乘之乘同義

公曰君告汝朕允

蘇傳告汝以我誠心

保頤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蘇傳殷之喪其否塞大亂至于如此可不懼乎

蔡傳大否大亂也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

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念我天威之可畏乎謹案其汝克敬

截句以予二字連下讀大臣輔導其君克誠克敬則不悅之

意何自而生予監于殷喪大否此周公之誠也以予監于殷

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即召公之敬也其者期之之辭黃氏度

謂能左右之曰以予欲其相資助也載蔡傳以我所言之解

謂能左右之曰以予欲其相資助也較蔡傳以我所言之解
爲優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蘇傳襄成也予本不欲如此誥也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
汝二人而已

蔡傳周公言我不信于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
在我與汝而已謹考孔傳我惟曰當因文武之道而行之黃
氏度云襄上二人文武增益文武功業而上之小雅曰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周人每稱文武爲二人今案蘇傳訓襄爲成
以我二人爲在我與汝殊覺費解不如黃氏依孔傳爲直捷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蘇傳汝聞我言而心有合也曰信如我言在我二人而已然
今天方保周王室日昌大在我二人受此福乎德勝福則安
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二人德不能勝也由此知召公
之不悅蓋以滿溢爲憂也

蔡傳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
我二人將弗堪勝戡堪古通用謹考孔傳言汝行事動當有

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
不勝受言多福今案汝有合哉只是言汝之心與我有合哉
發言常在是二人而已孔傳以文武爲二人則在時惟時俱

有者落弗戡非是德不能勝蓋甚言福之多也黃氏度則云

有着落弗戡非是德不能勝蓋甚言福之多也黃氏度則云
天今歸周二人皆不能終其事故爲弗勝乃是以此句作起
下文勢尤覺貫串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蘇傳周公言汝奭以滿溢爲憂乎則當求俊民而顯明之他
日讓此後人惟昌大之時而去未晚也

蔡傳汝若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
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
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讓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
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謹考黃氏度云讓責也言今天休

固未艾也不及此時慎固之而吾與汝皆已老日月逝矣歲
不我與其亦奚能勝乎其必在汝克敬德如伊巫號天諸臣
昭明我俊民使內外小大之臣藹然如殷周盛時乃可以責
後人于宏大是矣今案蔡傳全用呂氏書說較蘇傳詞稍增
飾而意則相同愚以爲終似是而非也滿溢爲憂蘇氏旣強
爲之說而蔡氏附和之召公輔成王歷三十七年至康王時
猶未釋大政可知顧命大臣無求去之理也何以云推讓後
人于大盛之時乎黃氏說優後人蓋指成王與上文我不以
後人迷同丕時當作壯大時解言此時王尙幼小不足深責
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蘇傳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蘇傳我以今日之休爲未足也惟至于日月所照莫不祇服
乃已也

蔡傳周公復嘆息言篤于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
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
使海隅出日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遠
故以日出言謹案二人孔傳仍作文武解然謂我厚輔是文

武之道而行之亦欠明晰至于蘇蔡二傳解此二句似近矜

誇愚謂是言號叔等五人闕天等四人厚輔文武故我乃有今日之休今我與汝當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而已黃氏度亦謂昔者厚輔是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之休與鄙見同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

蘇傳惠猶言願也

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蘇傳予惟哀天命之不終及民之無辜也

蔡傳周公言我不順于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

之際亦可悲矣謹案惠訓順蔡依孔傳較穩予惟用閔于天
越民正應首節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句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

用治

蘇傳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
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
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
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
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謹案此周公始終
以克敬勗召公也民德是泛言凡民之德罔不若茲况于輔

導之事乎治謂治其事蔡傳謂召公已留飭遣就職亦採用

呂氏書說愚不敢從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蘇傳蔡叔死于囚不得稱没仲為卿士無囚父用子之理蓋

釋之矣仲踐蔡叔之舊國以鮮為始封之君則周既赦其罪

矣故得稱没

篇首蔡傳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没周公以仲賢命諸

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辭也今文無古文有○案此篇

次叙當在洛誥之前謹考地理今釋蔡國今河南汝寧府上

蔡縣縣西南十里有故蔡城杜預云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

次叙當在洛誥之前謹考地理今釋蔡國今河南汝寧府上

蔡縣縣西南十里有故蔡城杜預云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
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
郭鄰

蘇傳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

蔡傳周公位冢宰正百官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

外地名謹考黃氏度云逸書作號古通用今案鄰宜從蘇傳

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蘇傳周公不以流言殺骨肉若管叔不挾武庚以叛亦不誅
也蔡叔囚而不誅至子乃封霍叔降而不囚三年復封之霍

此周公治親之道也

蔡傳霍國名謹考金氏履祥云此篇爲蔡仲而作故序止言

流言事而不及啟商事也羣叔流言則三叔罪均傳稱管蔡

啟商則管蔡罪重金縻稱管叔及其羣弟孟子稱管叔以殷

畔則管叔罪又重此致辟囚降所以不同然逸周書稱管叔

縻致辟者書其罪以戮其尸也親親之恩本所不忍因其死

而致辟焉正王法也因其生而囚降之全私恩也地理今釋

霍國今山西平陽府霍州州西南十六里有霍城地理通釋

云霍姬姓文王子叔處所封今案以車七乘蘇傳無明文孔

傳蔡傳皆以爲蔡叔之從車亦本左傳但蔡叔旣爲拘囚罪

傳蔡傳皆以爲蔡叔之從車亦本左傳但蔡叔旣爲拘囚罪人安得尙有從車黃氏度謂囚反叛之人兵衛于此當嚴也七乘五百二十五人之賦車徒具焉或曰使食七乘之稅未見所據愚向疑從以七乘之車宜屬霍叔雖降爲庶人而猶稍別于庶人也蘇傳截以車七乘至三年不齒爲一節或是此意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蘇傳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蒯躓在而輒立衛是以亂孔子將爲政于衛必以正名爲先則周公封蔡仲必在叔卒之後也

蔡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

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
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
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故致辟管叔
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
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
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
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于圻內圻內諸侯孟
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
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于蔡也封仲以他國

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于一身

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于一身
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遂
友愛于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
公位冢宰正百官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
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卽命之王以爲諸
侯以見周公蹙然于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
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
王諒闇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
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

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
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知也謹考王氏充耘云傳
引吳氏云周公居攝于諫闇之時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理
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傳云周
公攝政之七年三月而洛誥一篇終始見成王新卽政之事
如云肇稱殷禮厥若爨及撫事如予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
皆是教成王自出政布治卽前此政自公出可知傳所引前
後自相抵牾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
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

蘇傳邁德自已使人可以循迹而法汝也

蔡傳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爲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蔡叔之罪在于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于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謹考真氏德秀云人子不幸如大禹之承鯀蔡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成功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之大乎陳氏櫟云子能改父之惡而爲善則孝矣爲子孝斯爲臣忠故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是惟忠本于惟孝也

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蘇傳中情也治國治民皆以情不以僞也中不足則必疆諸外故作聰明而實聰明者未嘗亂舊章也

蔡傳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爲之惡其

可不戒之哉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可不戒之哉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
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率循也無毋同中者心之理而
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作聰明則喜怒好
惡皆出于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于
已者然也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
與不作天人判焉謹考黃氏度云已封其子而不爲父諱何
也昭明王法以訓天下雖蔡仲亦當體國何諱乎陳氏大猷
曰仲率德改行能謹初矣尤當克勤無怠是在于惟厥終也
王氏栢云史臣序詞旣詳且嚴自金滕有羣叔流言之語至

此篇始著其事備其詞體正而意盡周公之心坦然明白率
德改行一語而父子得失在焉周家刑慶當焉播之衆而命
焉皆其父子自取而周公無一毫固必之心蔡叔未沒以仲
爲卿士蔡叔旣沒復封仲于蔡周公友愛可見矣曰蓋前人
之愆曰無若爾考皆昌言而不隱一欲盡天下之公議一欲
伸家庭之至情言之深所以愛之切也曰皇天無親者示戒
凜凜然想仲飲泣祇承而敢以爲榮乎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蘇傳以一偏之言而改其常度非其本心也生于視聽之不
審爾故患在欲速不在緩緩則視聽審而事無不中矣

審爾故患在欲速不在緩緩則視聽審而事無不中矣

蔡傳厥度者吾身之法度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于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于人者然也謹考王氏充耘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與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相對言凡事皆有自然之中道汝但循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不須強作聰明妄爲穿鑿取新出奇而亂舊章更仔細視聽不可以一偏之言而輕改法度蓋大凡有所作爲若非自出已見則是聽人說誘已見不可穿鑿人言不可輕信舊章法度不可輕易變改諸侯能謹守國家成憲人君安得不嘉美之傳以率自中一句爲重而無作聰明對詳乃視聽于罔以側言改厥度一句偏拈而無所著

且云度者吾身之法度不知吾身有何法度之可改今案王
氏論率自中至改厥度文法相對甚精但以變舊章改厥度
爲一事則不其然蘇傳訓厥度爲常度勝于蔡傳克庸祇德
卽蔡仲之常度也離騷云羌不改乎此度豈非吾身亦有改
度之說乎

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蔡傳飭往就國戒其毋棄我命汝所言也謹考王氏充耘論

篇內皇天無親至終以困窮云一段絕與太甲相出入天輔
民懷卽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爲善而歸于治爲惡而
歸于亂卽是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

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卽是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歸于亂卽是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
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卽是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之說意古文只是出于一手
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今案率自中至予一人汝嘉亦
與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之法相似意者誥命中文從字順之作出自史臣撰述摹倣
舊章未可知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蘇傳踐滅也

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蘇傳晏子謂齊景公古之居此者有蒲姑氏樂安縣北有蒲

姑城二篇亡

蔡傳史記作薄姑

多方第二十

周書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蘇傳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

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牧誓武

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

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

人也予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

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

出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

出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碣碣之與美玉也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之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殷之復興也必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篇首蔡傳成王卽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案費誓徂茲淮夷徐戎并興卽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謹案多方之誥蓋周公東征四國有俘至宗周者故歸而作誥與遷頑非一事愚于多士篇辯之已詳蔡傳以爲成

王卽政後事誤矣蘇氏之說蔡傳採置圈外王氏柏嘗論其
言慷慨俊偉聽者竦然第八篇之書固艱澁難曉細而觀之
各有所主非盡爲安殷而作也蘇氏之言亦有所未盡云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
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蘇傳周公以王命告諸侯及凡尹民者

蔡傳成王卽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
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
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于此篇
故發例于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

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

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
王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謹考金氏履祥云多
方叙云王來自奄書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而多士之書
曰昔朕來自奄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多方在多士諸篇
之前也故皇王大紀繫多方于前多士于後又疑其間章有
差互以其俱有洛邑之云也履祥案周公初年秉政旣而羣
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而迎周公以歸歸而三叔竟
挾武庚以叛于是東征三年踐奄則東征之最後也踐奄而
歸降四國殷民之命歸于宗周作多方之誥于是制禮作樂
明年遂營洛邑爲東都作多士篇定殷民焉是則多方作于

東征之歸多士作于宅洛之始計古者時事前後必已具于
繫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爲首尾未必諸篇相爲次第也周
書大率如此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伏亂之歟又云四國
者三監武庚國內臣民多方者若淮夷徐戎奄新服之國變
置之君與凡東諸侯嘗顧望兩端或嘗動于亂者今案金氏
此論最爲明確乃蔡傳以爲成王卽政之明年而陳氏櫟并
有第三番叛之說特因經有王來自奄句未之深考耳愚謂
成王雖未親政而黜殷滅奄未嘗不在軍中故召誥曰王來
紹上帝此篇亦曰王來自奄然則何以知其未親政也經曰
周公曰王若曰則其時政令尙自周公出也

周公曰王若曰則其時政令尙自周公出也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蘇傳大降爾命謂誅三監黜殷時也

蔡傳謂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蘇傳圖天之命猶曰徼福于天小人之求福者必以祭祀念
汝殷人大惟徼福于天而不念敬祀是求非望也

蔡傳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
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
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
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謹案多士止言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而此篇則云洪惟圖天之命可見是殷叛甫定時作弗永寅念于祀是言殷人自取滅亡喪其宗祀蔡傳爲優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

蘇傳帝非不降格于夏而夏乃大厥逸無憂民之言雖無憂民之心而有其言民猶不怒天猶赦之猶賢于初無言者棄民之深也

蔡傳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尙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爲亂爲治耳

逸不同者猶亂之爲亂爲治耳

乃大滯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蘇傳桀未嘗肯以一日之力勉行順天之道

蔡傳勸勉也迪啟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啟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滯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于是天理或幾乎息矣况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此章上疑有缺文謹考吳氏澄云周之伐殷猶殷之伐夏也故先舉夏亡殷興之事次及殷亡周興之事以喻殷民使之知天命也王氏樵云諸篇例先言夏先后而後言桀惟此章便言桀故疑有缺文今案蔡傳缺文之疑誠如王氏所云然觀吳氏說則此篇自可就桀說起並

無缺文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蓋言桀未嘗有一日之間自
勉于天之所以啟迪之者蔡傳似多添一層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蘇傳麗著也奠民之居王政之本民不土著雖堯舜不能使
無亂桀之所以徼福于天者皆非其道未嘗開衣食之源以
定民居也

蔡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言桀矯
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源于民依恃以生者一
皆抑塞遏絕之謹考呂氏祖謙云帝命在民承帝之命惟有
愛民更無他法桀外圖帝之命反抑塞民之生理何異却行

求前乎麗民之所依蓋其生理也若依于仁依于賢依于衣食之類桀一皆抑塞遏絕之所謂不克開於民之麗也今案孔傳麗施也疏云不能開發善政以施于民蘇傳訓麗爲著亦各有見而呂氏說最穩故蔡傳從之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蘇傳甲始也亂自內起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蘇傳古者謂大祭祀曰旅言不能承事天地鬼神又不知進德之恭而大慢于民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剽割夏邑

蘇傳叨貪也憤忿也尊用此人使剽割夏邑

蔡傳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

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眾不能大進于恭而大寬裕其

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則曰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

于其國也謹考呂氏祖謙云原其亂因蓋始于內亂妹喜之

嬖是也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于國于天下探其根而言

之也黃氏度云靈善神明其德也或曰靈承帝事或曰靈承

于旅皆祭天也祭天而天享之故曰靈承黃氏此說在多士篇靈承帝事句註

內至此篇注又依蔡傳殊不可解愚謂靈承帝事可依蔡傳

祇承上帝之訓獨此篇靈承于旅則當為祭祀無疑蔡依孔傳訓旅為眾非是

今案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孔傳謂桀乃大下罰于

民重亂有夏蔡傳亦云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說至今相沿不改以威虐其民爲降罰竊有未安于心惟陳氏櫟取葉氏說訓上文麗字爲附于罪法訓開爲明謂不能明于附法者而大降之罰似乎降罰二字稍切然亦是強爲之解愚謂乃大降罰非乃大滯昏之比下文乃大降休命于成湯正與此應似宜云天乃大降之罰重亂其國由是生禍水爲亂始也甲于內亂自孔傳以甲與爽古通訓爲二事鄭氏康成則訓甲爲狎言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滯亂與孔異蘇傳訓甲爲始呂氏引用妹喜事甚的洪舒于民孔傳作大舒惰于治民蘇傳蓋本此意思謂從上句罔字一直貫下宜

依蔡傳言不能大進于恭以寬裕其民與下文亦惟有夏之
民三句文勢相對剝割夏邑卽湯誓所謂夏王率遏衆力率
割夏邑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蘇傳不與桀者亦大矣

蔡傳言天惟是爲民求主耳桀旣不能爲民之主天乃大降
顯休命于成湯使爲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純大也謹考葉

氏夢得云天佑之則曰純佑命不畀之則曰不畀純今案訓

純爲大始于孔傳葉氏此解最優顯休命申氏時行謂以其
明白正大而非圖謀之私故曰顯亦精

明白正大而非圖謀之私故曰顯亦精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蘇傳義民正人也桀所害者皆正人天以此故不可使桀永
年而多享也

蔡傳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
至于亡也謹考呂氏祖謙云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
于多享者義民知義之民也桀之世四方其少君子哉顧其
三宅無義民則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矣義民在下素志不伸
雖多何補故周公慨歎桀以爾多方之義民藹然輔世長民
之具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猶負米而
饑載泉而渴蓋深哀之也今案此說優于蘇傳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蘇傳桀之所尊用者皆不能保享于民之道也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蘇傳開明也

蔡傳言桀于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

文所謂叨憤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

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上文所謂

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謹考呂氏祖

謙云民被其虐甚至於凡有所爲欲耕則害其耕欲賈則害

其實無一能達四向皆窮如抵牆壁所謂至于百爲大不克

開也民窮如此安得而不變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蘇傳簡至也

蔡傳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謹考葉氏夢得云簡如簡在帝

心之簡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

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蘇傳自湯以來皆謹土著之政民既奠居則刑罰所以勸而

況于賞乎

蔡傳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于善也謹考姚氏舜牧云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據註亦自有理但此個麗字分明卽上一麗字此個刑字分明卽下一罰字似不應異解愚謂凡民所附以生者君悉敬共而不怠是爲慎厥麗乃勸者君重其所麗民自相爲勸也故厥民有未率者卽威之以刑民亦曰是所以生民而無不用勸矣此謂明德慎罰故下繫承說罔不明德

慎罰亦克用勸蓋統觀上下文意自了了也今案蔡傳說本
呂氏于乃勸乃字尙欠體會訓刑爲儀刑未免牽強以明德
慎罰爲謹厥麗亦未穩姚氏說優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詰告爾多
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
天之命屑有辭

蘇傳屑輕也紂責命于天輕出怨天之詞

蔡傳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
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
亡之是誠可憫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

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
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先言嗚呼而後
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嘆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
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
有心于去夏亦非天有心于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
滅亡也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詞與多
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
此章之上當有缺文謹案此篇起處周公曰三字直貫通篇
凡所謂王若曰者皆周公代王言也呂氏乃以此處先嗚呼
而後王若曰與前周公曰王若曰爲發新例二蔡傳採置圈

外愚意終嫌穿鑿金氏履祥謂舊以嗚呼冠下文者非是予

外愚意終嫌穿鑿金氏履祥謂舊以嗚呼冠下文者非是于此二字下畫斷屬于上文作結覺一種嚙嘆神情流溢于語言之外甚妙王氏栢考訂錯簡于非天庸釋有殷之下直接乃惟有夏圖厥政至天惟降時喪下接天惟求爾多方至尹爾多方復接惟聖罔念作狂至罔可念聽下始接乃惟爾辟至屑有詞以乃惟爾辟之爾辟爲指武庚則圖天之命四字正與首處洪惟圖天之命句相應頗覺次第井然可無缺文之疑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蘇傳夏政不享于天則其諸侯間而取之亦如今殷之爲周

取也

蔡傳集萃也享享有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謹考孔疏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邦顧氏錫疇云間之者自禹至桀四百年之統自此而間斷也今案孔傳訓間爲代蔡傳從之蘇傳聞而取之之說近巧周頌桓之詩曰皇以間之與此同應從傳顧氏說備叅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蘇傳蠲潔也烝升也其升聞于天者不潔也

蔡傳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洎無度故身爲政不蠲潔而穢

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
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謹考陳氏經云上逸過逸
也下逸安逸也謂過逸其安逸猶言安其危陳氏櫟云毅齋
沈氏曰不蠲烝不蠲潔以烝祭也如葛伯不祀紂昏棄肆祀
是也今案烝馬氏融訓升蘇傳從之孔傳以不蠲烝爲不潔
進于善是訓烝爲進蔡傳本此而以蠲潔烝進分疏作兩平
似不及蘇傳升聞于天者不潔并可該沈氏說

惟聖周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蘇傳世未嘗有自狂作聖自聖作狂之人而有自聖作狂自
狂作聖之道在念不念之間耳

言傳聖林 卷一五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蘇傳須待也暇閒也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天佑殷之子孫以此五年暇以待之夫聖狂之間如反覆手而况五年之久足以悔禍復天命矣紂惟曰我民主也其若我何其言無可念聽者

蔡傳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爲狂矣愚而能念則爲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猶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于紂覲其克念大爲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爲聖乎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

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于狂乎曰聖固

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于狂乎曰聖罔
無所爲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
差雖未至于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危微聖人拳拳
告戒豈無意哉謹案蘇傳所謂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蓋
本孔傳卽蔡傳所云牽合歲月者也王氏栢于此二段之下
接乃惟爾辟屑有詞則子孫二字指武庚其解謂武王雖已
受命商之子孫苟能克念有得天之道天亦俾之誕作民主
今待爾五年矣爾又無可念可聽之德蓋武王在位五年故
也今爾辟指武庚言却欲圖天命輕于發言何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

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蘇傳夾輔也介助也

蔡傳紂既罔可念聽天于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稜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興王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

其思也若或啟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

其思也若或啟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
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命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
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遏汝者乃無一能
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
爲耶明指天命而讐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于是今我何
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
其遷善之實也爾何不誠信寬裕于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
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

謹考孔疏天意復開其能顧天
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
乃眷四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卽此

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罔堪
顧謂天顧人也今案王氏栢取天惟求爾多方至尹爾多方
移于天惟降時喪之下惟聖罔念作狂之上其解與蔡傳相
似但發端謂當商將亡之時不依蔡傳承罔可念聽來耳靈
承于旅辨已見前此是周公口述王意故有我周王之稱又
案今我曷敢多誥二句似姜文當在多士篇結文王曰之下
又曰之上說見多士篇末

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廸屢不靜
爾心未愛

蘇傳道爾而數不靜者以爾心未仁也

蔡傳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猶其宅畋其田可也今爾猶得

蔡傳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
居爾宅耕爾田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
節責其何不如此也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
所以自愛耶謹考王氏安石云廸汝屢矣而猶不靜姚氏舜
牧云廸屢不靜照下教告說與前篇廸屢未同一般恐不作
屢蹈解今案蔡傳廸屢二字未免顛倒蘇傳較優姚氏說卽
蘇傳及王氏之意爾心未愛宜從蔡傳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

蘇傳輕棄天命
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

之

蘇傳我欲汝信于正故教告之不改則戰恐要囚之

蔡傳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爲不法

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爲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我

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謹考陳氏大猷

云自作不典亂綱常之事乃欲人信以爲正此蓋四國從殷

以求興復自以爲正義也孫氏繼有云託言心不忘商義不

臣周以圖忱于正此殷人不靖之根本故指其立心而深折

之今案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孔傳謂汝乃自爲不常謀

信于正道未豁蘇傳以圖忱于正爲我欲汝信于正亦欠穩

蔡傳較憂陳氏孫氏引伸其說尤爲的當要囚二字王氏推

蔡傳較優陳氏孫氏引伸其說尤爲的當要囚二字王氏樵
謂要束而囚執之也姚氏舜牧謂戰而要囚分明是征討所
俘但要束而囚係之不遍加殺耳愚謂康誥要囚蘇蔡皆云
獄辭此處不應更爲異解姚氏本金氏履祥東征時俘囚之
似于戰字頗有疏鑿但此是訓戒多方非追述前事也訓戰
爲恐有何不可教告之當是誨以大義戰要囚之疑是惕以
刑書故下云至再至三而不用命乃大罰殛之耳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
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
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蘇傳汝奔走事我我監視汝所爲五年于此矣

蔡傳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于叛
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静乃惟爾
自爲凶逆以速其罪耳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
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
監于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案成周
旣成而成王卽政成王卽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
年爾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爲明驗謹
考金氏履祥云王曰以下告遷洛之多士也有方多士者三
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也今案王曰以下與前段

詞意迥不相同王氏相截乃惟爾自速辜爲多方止此王曰

詞意迥不相同王氏栢截乃惟爾自速辜爲多方止此王曰
以下則多士後文而錯簡于此者也其說載多士篇乃惟爾
自速辜之下應用多士篇結詞而于王曰之下又曰之上添
前尹爾多方下兩羨句以載多士篇末非我有周秉德不康
寧繁頂上大罰殛之與多士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句同而
意異多士因遷居西爾或有咎周爲不康寧耳至于多方之
誥在初黜殷時多士之誥則作洛旣成始遷有方多士及殷
多士于洛其時黜殷已閱五載多士亦旣臣服于所置之監
特因其舊習不正故遷之于洛耳黃氏度亦謂置監後五年
遷洛商奄之叛並不在成周旣成之後亦何有所謂纒一二

言作監本 卷一五 四
年之說蔡傳乃據此五祀二字謂遷民在作洛前誤矣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蘇傳伯長也汝自有相君相長者至大小衆正之人皆汝所能作止也

蔡傳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胥伯大小衆多之正蓋殷多士授職于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謹考

潘氏士遴曰此又就殷士中摘出有位者言今案多方者四國之民多士則商邑之有職位者無所謂摘出之說臬金氏履祥訓爲的言當以王官爲準的也蘇傳于康誥訓爲闡蓋

取限節之義此云皆汝所能作止亦是限制意孔傳謂汝無

取限節之義此云皆汝所能作止亦是限制意孔傳謂汝無
不能用法自當與康誥兩臬字同一解說不當訓爲事卽準
的之解何如棖臬之喻哉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
乃事

蘇傳家不和則邑不明雖勤于事無益也

蔡傳心不安静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静則家不和順矣言
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
邑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爲不負
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旣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

事期之也謹案此節摠是克臬之意蔡傳乃謂戒以罔不克

臬故期以克勤乃事訓上文不克臬句為反側偷惰而不能

事意義反覺糲糊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蘇傳服凶人莫如和敬

克闔于乃邑謀介

蘇傳簡邑人以自介副

蔡傳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

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

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闔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

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尙何可畏之有哉謹考金氏履祥云忌古文作誓卽誓字亦作謀欺也戒其反爲凶德之人所欺誘今案金氏此說較蔡傳爲優

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資爾

蘇傳介助也

蔡傳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予矜憐于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資錫于爾謹案前云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是已遷之民此言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卽多士篇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是方遷之士句

言傳墨林 卷一五 五
法相同而文意各別天惟畀矜爾卽多士篇爾克敬天惟畀
矜爾是言天之所福孔傳謂天惟與汝憐汝也

廸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
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蘇傳爾不我享民亦不爾敬矣

蔡傳啟廸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
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
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
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
不必享矣謹考陳氏櫟云介如佑賢輔德賚如錫之土田且

將自此洛邑之胥伯正而廸簡在王庭矣又尊高爾職事且將有事而升在大僚矣此卽所謂大介賚也今案王氏栢定爲多士後篇則廸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正與今爾又曰之文相應玩凡民惟曰不享句則所謂勸忱我命者使多士勸其民信王命也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

蘇傳廸簡之命也

蔡傳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謹案大遠王命卽不克勸忱我命之命蘇傳以爲廸簡之命非是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

蘇傳將遠徙之

蔡傳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
遠離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尙可得哉多方疑當作
多士上章旣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
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謹考王氏樵云前言
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大罰殛之爲凡民言也此爲殷士之多
遜者言故言離逃爾土罰蓋有間也謹案蔡傳謂多方當作
多士甚的洛邑雖非多士舊居然尙是殷士致天之罰則放
之流之並洛邑不可得居矣故曰離逃爾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

則無我怨

蘇傳今既戒汝以和敬汝不能用則他日又舉今言以告汝無怨也

蔡傳我豈若是多言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于是篇尤爲可見謹案又曰者更端之詞不與上文相屬故以此二字別之蘇傳謂他日又舉今言以告固非蔡傳于圈外取呂氏說謂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亦傷纖巧故不具錄



不具給

魯于國收軍呂刃黃請派容風公之劉劉慎其亦書錄其始

休數始以地二卒服之補其請命日又舉今言以告國我蔡

取文意在于最

乘調順其列

之復故對日

蔡對好豈昔

無然亦

燕對今我族也以此味然之不甜與限對日又舉今言以告也

頃無楚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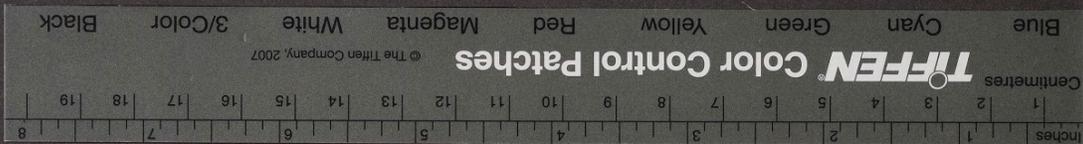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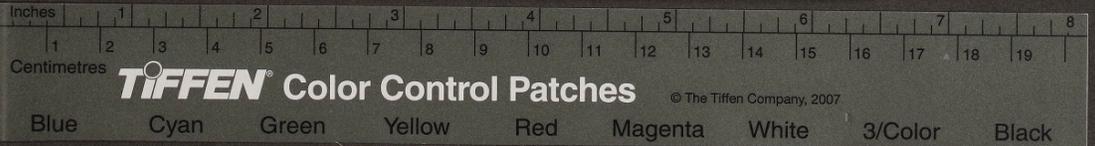
書傳鹽梅水





書
傳
鹽
梅
落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